

琳走進教室，正中間擺放一張長方形大桌。

放在桌子最前面的是一張黑色皮墊旋轉椅，沿著桌子的長邊擺放的，則是統一的深藍色布墊椅。琳恭敬地繞過黑椅，沿著桌子邊緣往後走。

教室裡已有兩個學生各自佔據對角的位置。他們將脖子彎曲成弧形，安靜地滑著手機，下垂的頭顱像是兩株捕蟲堇的肉囊，靜靜等待經過的生物。琳不敢打擾，選了個離他們都很遠的位置坐下。

琳拿出資料夾，裡頭是她按照老師的課綱印出來的論文。光是開學第一天的閱讀份量就近百頁。她喜歡把論文都印出來閱讀，用各種顏色的螢光筆將一行行的文字畫得像荷蘭的鬱金香花田，她也愛用標籤紙便利貼，寫下摘要和問題。看不懂的段落，她會用紅筆把整段圈起來，再加工成雲朵的形狀，期待下次看時能變得親切可愛。

琳怯生生打開第一頁，Kimberlé Crenshaw 在一九九一年寫的論文：Mapping the Margins，講的是身份的「多元交織性」。身份這件事就像是站在十字路口，總是面臨著交錯的多重方向：比如我們既被性別這條馬路所穿過，同時也被種族那條大道穿過。

琳不覺得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地方，但這卻是琳來到美國後閱讀的第一篇英文論文。琳先是對作者的姓氏 Crenshaw 感到疑惑，原來還有人姓「腰果」，難不成也有人姓「開心果」？琳得先查過字典，才知道腰果的正確拼法是 cashew。她歪嘴一笑，拿出隨身攜帶的綠皮小本子，整齊地寫上：「cashew 腰果」。這小本子里記錄的盡是這些生活單字，比如面紙。她以前學的都是 tissue paper，但在這裡卻沒人這麼正經八百地說話，大多直接用生產面紙的廠牌 Kleenex 替代這個字。諸如此類的詞彙，琳若沒有親自在美國生活過，恐怕也不會知道。但連腰果都搞不清楚怎麼說的她，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在這裡無障礙地生活？琳完全沒有把握。

比如開車這件事吧。琳在台灣上過駕訓班，也考到了駕照。但在美國，琳還是得重新學一遍，才有辦法通過美國嚴格的路考。來美國不過三個星期的她，決定先不管這件麻煩事。到任何地方，她只好用走的，要不就是坐公車。但在這裡等公車，就像在等天外奇蹟一樣，有時等了快一個小時，公車也沒來。天氣炎熱，前方的路像條蛇一樣東歪西扭，公車是不是早在前方的路上融化解體了？琳失去耐心地想著。

但不管怎樣，琳還是覺得已經非常幸運。現在能坐在這間教室裡，並且準備上她在美國研究所的第一堂課，這就代表著她這幾年的努力已經有了成果，更象徵著她是個好運的人，畢竟這間學校錄取率這麼低，卻偏偏選到平庸的她。她興奮地想要尖叫跺腳，但她不敢聲張，只悄悄拍張上課前的教室照片，準備發在社交媒體上。

此時，教室已經差不多坐滿了學生。有些人已經認識彼此，熱絡地交代暑假發生的事。琳根據聽懂的幾個有限單字，在腦中將之排列重組成完整的故事，再跟著眾人頻頻點頭。有些人大約也是新生，一進教室就低著頭，眼神避開大家的試探，像是做了不可見人的壞事，找到空位就像地鼠一樣鑽了進去。

琳環顧四周，在心中默默歸類：六個白人，一個黑人，還有一個大約是拉丁裔，

喔不，也可能是印度人，琳還不太會看深棕膚色的人種歸屬。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唯一的東亞代表，她覺得有些孤單，但更多的是驕傲。

其中，坐在琳正對面的，是頂著一頭油亮捲髮的男子，他一進教室就捲起了一陣小蒼蘭花香氣風暴。

「我都不需要看，光是用聞的，就知道賈斯汀進來了。」有人笑著說。

賈斯汀順手解下圍在脖子上的紅藍點點小圍巾，先是翻了個白眼，接著他雙腿併攏，朝著說話的同學嘟嘴：「我聽得到你說的話喔。」

大家都笑了，教室氣氛變得輕鬆許多。琳也跟著笑了，沒想到跑了這麼遠來到這裡，阿波居然也跟來了。

琳的舅舅阿波是 gay，從琳有記憶以來，阿波都是出櫃的狀態。琳未婚生子的媽媽和她同性戀的弟弟阿波都與家裡斷了往來，兩個人在台北合租了間老公寓。誰知道，這兩個人一直單身，這樣一住就住了大半輩子。雖然琳早已習慣家裡有個娘娘腔，但琳希望阿波能低調一點，偏偏阿波性格浮誇，老喜歡別人盯著他瞧，琳站在他身邊，總是要跟著承受路人鄙視的眼光。

琳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，有次上學忘了帶美術作業，偏偏老師又十分嚴苛，之前已頻頻警告學生，沒帶作業的人會被狠狠揍一頓。琳趕緊打電話請在上班的媽媽回家一趟，請她把放在書桌的圖畫帶來學校。

「不然妳就只能來學校收屍了。」琳一邊哭一邊懇求。

媽媽還是沒來，但舅舅阿波卻出現了。他那時剛當完兵，頭頂寸草不生，他用一塊佈滿變形蟲圖案的羅馬方巾包住了頭，尾端垂墜在肩上。他戴著過大的墨鏡，蓋住了半張臉，人們的視覺焦點就停在他那雙突出的唇，上下開闔時，活像一對蠕動的肥碩蠶寶寶。他挺直著身子，一步步沿著地板直線交錯前行，學校走廊瞬間被他走成了伸展台。抵達琳的教室時，阿波一手抵住門框，另一手扶在腰上。

「老師，不好意思。」阿波發出細高尖銳的聲音。

所有學生都轉頭盯著阿波，但雙眼瞪得最大的是年邁的美術老師。她一時無語，上下打量著阿波，雙手在胸前反摺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找王又琳啦。她齣，健忘症發作，畫好的圖忘了帶了。我幫她拿來，老師妳不要打她喔。我是她舅舅啦，我會心疼捏。」阿波不等老師回答，就拿下墨鏡，電波掃射全場，終於看見了低頭不敢看他的琳。

他便繼續踩著伸展台步伐走向她，把那張捲成直筒，又工整地綁了條絲帶的畫，掛在琳的椅子旁。離開教室前，他不忘回頭給琳一個飛吻。

全班同學張牙咧嘴，對著琳發出了不懷好意的笑聲，活像一隻隻面目猙獰的鬃狗。琳漲紅了臉，寧願今天是被老師的竹筍炒肉絲打成豬頭，也不要被人這樣訕笑。

但現在的琳，看見了對面這個肢體動作比阿波更陰柔的新同學賈斯汀，卻感到無比的親切。琳已經獨自在異國獨自生活三週了，她想念媽媽，想念阿波，想念巷口的滷肉飯，想念台灣。

琳的家裡沒有爸爸，但她有個獨立自主的媽媽，還有一個又陰又陽，因而特別好用的舅舅。除了見到蟑螂，阿波叫得比誰都大聲，跑得比誰都快以外，其他事情阿波全部包辦。電燈壞了的時候，他爬上餐桌，帥氣地摘下舊燈泡。琳想買最新的男孩特區唱片，媽媽拒絕，阿波卻慷慨解囊，反正他也想學來唱。連琳在高中時想交男朋友，阿波也幫忙挑選分析。分手的時候，還是阿波抱著琳一起哭天喊地，像是他被甩了一樣。琳在台灣時英文一向不錯，那是因為當英文老師的阿波動不動跟她秀英文，培養她的語感。當琳大學即將畢業，對未來感到迷惘，阿波告訴她：「出國開開眼界吧。」琳成長的一路上，總是有阿波的支持，所以她有底氣，可以獨立完成很多挑戰。其他和琳一起準備出國的朋友，很多都是因為想逃離控制型父母，因而選擇遠行。但琳不是，她正是因為內心飽滿，所以一張開翅膀，就能恣意飛翔。

那天琳抵達美國，下了飛機，歷經重重海關檢查，出機場找接駁巴士，找到宿舍辦公室拿到鑰匙，最後打開宿舍大門，整條路上琳都像金剛戰士，所向披靡，不畏縮也不懼怕。但當她走進了黑壓壓，連燈沒有的宿舍客廳時，從四面八方湧上的黑影還是在她關門的瞬間，兇猛地吞噬了她。她像個被針戳過的氣球一樣，癱軟在地。這裡的氣味和台灣完全不同，乾乾的冷冷的，被樹幹煙燻過的一股香氣瀰漫在室內，這讓琳更加確定——她所熟悉的人與事都遺留在遠方了。她抱住膝蓋，低頭沈思，她真的有辦法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嗎？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嗎？

但其實，琳單獨一人的時間並不長，她搬進宿舍的第二天，她的美國室友也從外州風塵僕僕來到了宿舍。室友是個身材瘦長的白人女孩，同樣是研究所新生。琳和她初次見面，不知道說什麼，幾句問候後就陷入沈默。但琳心裡倒是興奮，未來跟這樣的棕髮白皮膚的女人一起過生活，大概也會像美劇般精彩吧。室友的父母，一家人開車相送，幫她搬行李、佈置新宿舍。只是，當室友的胖爸爸提著兩個大行李箱，氣喘吁吁地走進宿舍時，琳一看到他，就覺得天旋地轉，情緒激動難平。

這一切，都是阿波造的孽。

從小，媽媽就跟琳說爸爸死了，阿波則偷偷告訴琳：「妳媽是未婚生子啦。妳爸喔，是妳媽媽大學的同班同學。」

「但死了嗎？」琳問。

「才沒有。妳不希望知道是誰嗎？」阿波挑眉。

「不想知道。」

但阿波不死心，攤開媽媽畢業紀念冊裡的泛黃老照片，指著一個留著中分頭、長相俊俏的男子對我說：「就是他。」

琳快速看了一眼，記住了照片裡男子那微微上翹的嘴唇。

有時在深夜，琳偷偷翻媽媽的畢業紀念冊，被阿波看見，他笑著說：「想爸爸了喔？我跟妳講，他都不要你了耶，你還想他。那個眼鏡仔看起來老實，但出事後跑第一快。」

「眼鏡仔？我爸爸哪有戴眼鏡？」琳指著照片中的男子問。

「這個這麼帥，怎麼會看上你媽？當我老公還差不多。」阿波說完咯咯地笑。

「那我爸到底是誰？」琳氣得大聲喊。

「妳媽不是說妳爸死了？」阿波說完，笑吟吟地溜回自己的房間，留下在客廳裡滿頭霧水的琳。

琳後來才知道，其實阿波也搞不清楚琳的爸爸是誰。他總是編著荒謬的故事，琳的腦袋因而塞了好幾個不同男人的形象。到最後，琳只要看到路上的中年男人，便覺得每一個都可能是爸爸。因此，眼前這個挺著啤酒肚、下巴蓄著小鬍子，一看見琳就開朗地走上前去擁抱，活像個聖誕老公公的中年白人男子，不禁讓琳的內心產生了電流。

她十分確定：這才是我真正的爸爸。

胖爸爸不時對琳的回答感到驚訝：「什麼？台灣？妳居然一個人從這麼遠的地方來這裡讀書，實在太勇敢了。如果這幾天有什麼需要，請記得跟我說。我能開車載妳去買傢俱啊，買菜啊那些。」

那幾天，胖爸爸幫她組裝了書櫃和床，又幫她把冰箱都塞滿了冷凍雞肉、綠色蔬菜、冰淇淋和可樂。胖爸爸離開的時候，不捨地擁抱琳，對待琳比對待自己的女兒還熱情。這下，琳覺得真幸運，不過是出國讀個書，竟然還賺到一個爸爸。

第一週，琳跟著室友還有她的家人一起安頓好了宿舍的事物。

第二週，琳拿著一張入學包裹裡附的地圖，到校園裡認識環境。她用螢光筆在地圖上圈了幾棟以後她將會常去的建築：圖書館、人文學院大樓、學生餐廳。

這間在南加州的大學離海岸不遠，因此學校裡的建築多以清爽白色為主，圖書館的拱形窗戶就像是一枚枚扇貝，琳覺得自己就是條小魚，在知識的大海裡遨遊。琳拿出學生證準備刷卡，才知道原來美國公立大學的圖書館就像公園一樣，什麼人都可以自由進出。明明還是暑假，圖書館裡已經有很多學生在讀書了，每個人都早已坐定，像冬眠的蛇般，牢牢纏聚在座位上。琳在圖書館裡到處繞著，終於找到了一個靠窗的位置，從這裡可以看見一棵宛若在龍貓動畫裡出現的參天大樹，它的枝葉繁茂，在半空中結成個圓形大傘，陽光灑下，在附近的草地印上繁複如迷宮的樹影。她發揮台灣人見神就拜的精神，向祂許願：「祈求大樹保佑我學業順利，也祈求我不要失去本心，永遠認得回家的路。」

過了一個天橋就是人文學院大樓。琳出了電梯，就看見了自己的系所。她猶豫著要不要進去辦公室打招呼，但想了想還是作罷。開學的第一週不就有個新生見面會嗎？到時再出現也不遲，她還在為自己爭取練習英文的暖身時間。她走過未來指導老師深鎖的辦公室門口，在心裡練習與他的對話。當初琳收到學校的錄取信時，也同時收到這位教授的私信。他表示對她的研究計畫充滿興趣，也希望她能選擇這間學校，期待將來有機會合作。「合作」這個字琳看了好幾次，琳像是漂浮在雲端，第一次覺得自己原來那麼有價值，居然被美國教授視為平起平坐的工作夥伴。

日正當中，琳走到了學生餐廳。這裡不只有淺艇堡沙拉漢堡三明治，也有招牌是熊貓圖案的亞洲快餐，但最後，她在賣通心粉的攤位前停了下來。在這裏，擔任廚師的不過是個打工的大學生，他示意琳得先自選材料，琳只好點些好發音的菜：菠菜，洋蔥，青豆……。

「要不要 protein?」滿臉痘疤的學生問。

琳的腦袋發燙，她只知道俄國的普丁，不知道什麼是 protein。她眨了眨眼睛，尷尬地詢問：「protein 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要加雞肉，牛肉，還是魚肉嗎？」大學生沉下了肩膀，不耐煩地說。

原來是「肉」的意思，琳在小本上記下：「protein, 原意是蛋白質，但口語上意指肉。例句：Do you want some protein?」

琳走進學校中央的綠樹公園，坐在龍貓大樹的樹根上享用這得來不易的通心粉。雖然雞肉都沾黏在一起，洋蔥也沒熟透，但琳覺得異常好吃。她不怕被笑，也不怕自己什麼都不懂，因為她每天都在學新的東西，今天又比昨天知道了更多新的事物。但她仍然惴惴不安，在充滿未知挑戰的未來，如果她不小心失敗了，該怎麼辦？

第三週，開學前的那一天，琳待在宿舍裡，整天不出門。

下午五點，餐桌上堆滿了明天上課要討論的論文，琳專心奮戰。這時，突然有人敲了敲門，琳打開門，看見了一個穿著白色襯衫和卡其褲的男人。琳在學校裡的台灣同學會裡看過這人，但名字卻一時想不起來。琳愣在門前，不知如何反應。

「妳吃晚飯了沒？」男人先冒出這句話，說話的口氣彷彿把琳當成了熟人。

「還沒吃。」琳說。

「妳沒有車吧？要不要一起吃晚飯？」男人說。

「但我現在還沒讀完明天的論文。」琳實話實說。

男人笑了一下說：「妳遲早要習慣論文看不完這件事。」

琳知道這個男人說得沒錯，但琳已經一整天都沒有和人說話了，忽然不知道如何繼續對話。她只想要匆匆結束，快點回到論文堆裡，能越早解決它們，她就越能放鬆下來。於是，她用堅硬的語氣說：「我知道，但是我現在只想要看論文。」

「那要不要我外帶什麼給妳吃？」男人不放棄。

「不用了。謝謝」琳開始覺得有點煩了。

「妳確定？」

「嗯。」

當琳關上門時，肚子卻開始翻騰鬼叫。琳這時才想起冰箱早就空了，如果自己走去超市買菜，再走回來做飯，花的時間遠遠會比去外面吃一頓飯才長。但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，這人搞不好是老天派來的幫手，卻被琳的冷心冷腸給趕走。

那天晚上，琳陷在左右兩難的情緒裡。她會這麼做，也不是沒有原因。琳聽過很多留學軼事，比如說單身的學長總會在見面會上狩獵，把看起來呆蠢、欠人照顧的學妹當作目標。琳有自知之明，不認為自己是美女，但搞不好就是被看上了。琳如果真跟著學長去吃飯了，對對方沒有任何意思的琳，是否會被認為是善於利用他人的公主？琳覺得自己心思複雜，但在這裡，她只有一個人，不複雜點的話，可能一下子就掉入了人際的陷阱裡。她寧願現在先得罪人，也不願意將來被人在背後說壞話。

誰知道，熬夜讀了一個晚上，上完第一堂課後，琳還是感到無比挫敗。琳對自己低落的英文能力感到又氣憤又無力，整堂課上都聽不懂老師和同學在說什麼。尤其是

對面那個新同學賈斯汀，一開始還覺得他具有和阿波一樣的親切感。誰知道，他發言總是一長段一長段的，用的也都是最潮的學術詞彙，他說得越激昂，頭也越抬越高。在琳的眼中，他的鼻孔形狀也就越來越清晰：和亞洲人圓圓的、青豆一樣的鼻孔不同，賈斯汀的鼻孔是彎曲的瘦長腰果。果然是「歪果仁」啊！琳整堂課都在想這些不三不四的事。

琳在視訊中跟阿波抱怨上課的慘狀，但阿波卻在跟琳要賈斯汀的照片。

她把筆記攤開在螢幕前，給阿波看：「一整堂我就寫這幾個字：intersection, race, but, however, transiton，我要怎麼活下去啦？」

「慘喔，你連 transition 都拼錯。」阿波說。

「別笑我，這課這麼難。我看你外文系畢業的也活不下去。」琳說。

「妳也不一定要全部都懂其他人在說什麼，搞不好都在說廢話。」阿波說。

「但也要先有辨別廢話的能力啊。」琳抱怨。

「沒關係，妳還有機會啊。第一堂聽不懂，還有第二堂，第二堂聽不懂，還有第三堂。第一年都聽不懂，反正還有第二年。」阿波鼓勵琳。

琳一直記得阿波說這句話時的表情，他把手指頭一一拿出來折來折去。好像在變魔術，時間在他的手指裡越變越多，像是聚寶盆一樣，永遠都花不完。

很快來到第二堂課。進教室前，琳先整理了一下情緒，深深吸一口氣，再吐口氣，確定自己的呼吸已經平穩了，才踏入教室。

教室裡瀰漫著沈重凝滯的氣氛。先進教室的人都低著頭不與他人說話，專心地盯著手上的論文，看來壓力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皮膚裡，血液裡，呼吸裡。

琳也備感壓力。她覺得今天頭特別重，重到她幾乎抬不起來，可是，她的身體卻很輕，輕到像顆氣球。她走到上次的位子，幾乎用滑的，將身體溜進了椅子裡。

她對坐在身邊的人笑了一下，卻沒有人有空理她。

賈斯汀來了，他的小蒼蘭香水仍然比他先飄進教室。但這次沒有人開他玩笑，他繃著一張臭臉，用很大的力氣拉開了椅子，椅子發出了尖銳的刮地音。剛剛低著頭的人因此都抬頭看他。他沒說抱歉，又把肩上的包包墜在大桌上，像是小孩子在發脾氣。

幹嘛呢？誰惹到他了？琳心想。

「大家抱歉，我心情太不好了。」坐定的賈斯汀終於說話。

「我懂。」坐在琳身邊的女孩回應，並接著說：「我昨天根本睡不著。」

「哎，我也是。我媽媽還打電話問我，這週末要不要先回家。」其他人陸陸續續加入聊天。

有這麼嚴重？這週的論文真有這麼難嗎？史碧娃克的〈屬下能說話嗎？〉琳早就讀過中譯版，雖然難懂，但卻沒想到會帶給其他人這麼大的壓力

老師進來了，上週開學時那和藹可親笑容都消失了。

「各位，我想過要取消今天的課，但最後還是覺得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還是盡量正常地生活。」

取消？琳感到困惑。史畢娃克是有多恐怖，連老師也不喜歡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恐懼害怕而躲在家裡，我們是一個能夠互相幫助彼此的社群。」老師將十指連結，撐成一座小山。

突然將，老師轉向琳的位置，對著她說：「相信大家都收到緊急郵件了。琳是我們的同學，雖然我們大家只見過一次面。但我衷心地希望，她能夠再次平安出現在我們的面前。」

琳注意到所有的同學都將目光慢慢轉向她。賈斯汀甚至抱住了頭，雙手緊抓住捲捲的頭髮。

「怎……怎麼了嗎？」琳終於說了她在這課堂上的第一句話。

沒有人回答。

「讓我們靜心祈禱一分鐘吧。」老師把手指交疊，緩緩低下了頭。

所有的同學也跟著低下了頭。不知所措的琳，在一片疑惑中也跟著低頭。

琳看見自己的腳，不由得驚叫了起來。

她沒有鞋子，腳趾上沾滿了泥土，有隻蚯蚓緩緩在腳趾間繞行。她一站起來，發現肚子竟然有個裂縫，背後的窗光從這個小縫裡穿了出來，在對面的賈斯汀頭髮上映出了一道金光。琳再摸摸自己的頭，後腦凹陷，她的手指在頭髮裡撈了一陣，竟掏出了一片碎骨，接著一陣溫熱的水流從洞中流出，慢慢沾濕她的肩膀，流到了胸腔，最後沿著雙腳流到了地上，形成一個小水窪。

琳再次環顧四周，所有人都低著頭。琳對著這群沒有反應的人類大叫。

琳走出了教室，她想打電話給阿波，但她身上居然沒有任何東西，沒有手機，沒有背包，沒有錢包。她每走過一個地方，身體的洞就會冒出汨汨血水，在地上留下血漬。她想著史畢娃克文章裡的那個印度女人，故意選擇月經來時自殺，下體流的血是她留給世界最後的訊息。但琳現在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流這麼多血，她只想把流出來的血都擦乾淨，就像每次吃飯不小心掉出了飯粒，都一定要把它撿起來一樣。

琳總是小心翼翼，做任何事情都不想干擾別人，也不想被人注意。但這次，她是真的出名了。學校裡處處張貼著印有她照片的尋人海報，她看著那被過濃的油墨染黑的臉，這下連她自己也不認得這哪國人。根據海報上的資訊，她已經消失了三天。但這三天發生了什麼事呢？她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琳雖然什麼都想不起來，但她知道自己已經跟從前不一樣了。她現在不能站在太陽下，一經曝曬，她就全身發癢，從毛孔裡蒸發出大量氣體，讓她幾乎暈厥。她只好走到樹蔭裡，坐在大樹下沈思。她仔細看著身上佈滿的凹洞，瘀血，和撕裂傷，想著她到底是為什麼會成變這樣？琳的意識像是在宣紙上緩緩滲透的墨水，從角落的黑點蔓延到整張紙。最終，琳正式確定：她已經不見了。

「不見了」是什麼意思了？三天前的早上，琳留在水槽裡還來不及清洗的咖啡杯，還跑著螢幕保護程式的電腦，還有只讀了一半的論文、洗好烘好但還沒收進衣櫃的內衣褲，都像是博物館的展品一樣，從此維持著這個狀態，靜置不動。主詞不見的時候，那些受詞也只能留在原地等待。

琳想起，她也曾經差點不見過。

那一年，琳才剛升上國中，琳在學校上廁所的時候，突然發現初經來了，把內褲沾得一片血紅。她把整包面紙都抽出來，層層疊累，但還是止不住往下滲透的血。一陣慌亂的她，以生病的名義提早回家。

頭昏腦脹的琳，緩慢地走在路上，她的下腹部抽痛得厲害，讓她想倒在地上翻滾。最後，她抄了一條平常不會走的捷徑，穿越了已經歇市的早晨市場攤位。

突然間，一雙粗勇的大手從後面勒住了琳的上半身，像個繩索圈套，緊緊地框住她，再猛然將她拖到攤位後的雜物間。

直到這時，琳才警覺她必須全力掙扎。琳開始上下蹦跳，左右搖晃，直到男子的手再也圈不住她，琳才從男子緊抱的手裡掙脫。琳快速轉開木門把手，但男子用全身的力量壓住了木門，這時琳才看見男子的長相。男子約四十多歲，留著個老式麥當勞中分頭，細長眼，厚唇間爆出幾顆黃牙，琳不曾在這市場見過這男人，但琳的心臟仍然沉墜了幾吋，她害怕：眼前這個人會不會是我的爸爸？

男子見琳突然停頓，馬上一手抵住門，把身體重重壓在琳的身上，另一隻手開始解褲檔。這男子肥大且油膩的臉就倚在琳的耳朵旁，頭皮傳來陣陣臭味，這時琳怎麼用力都已經沒有用了，她就像是一隻被熊踩在地上的魚，不管手腳怎樣彈晃，都已經無法逃脫。

琳大叫：「我月經來了。」

「管你月經不月經。」男子說。

男子的手鑽入琳的制服百褶裙裡，抓到內褲使用力往下一扯。此時，琳又覺得下腹部一陣翻滾，血液如滑蛋一樣熱滾滾地沿著大腿流了出來，泥漿般的血也流到男子的手上。

這時，男人的表情才有了變化。之前那斜眼歪嘴全都收束了起來，他把手拿到眼前，用鼻子嗅了嗅，忽然間像彈簧般往後跳了一大步。

「臭雞掰、垃圾鬼。」男子對著琳大罵。

琳感受到壓在身上的重量變小了，她用力掙脫，順勢往男子的褲襠踢了過去，那肉棒觸感讓琳感到噁心。但她不管了，能踢幾次就多踢兩下。男子痛得彎腰，琳趕緊打開木門逃了出去。

在昏暗的市場裡，琳命地奔跑，一路衝回家裡，鎖上了門。琳驚魂未定，緊緊抱住自己，她知道自己還在流血。但這聖血，多麼了不起，像是乘著彩雲而來的菩薩，從危難中拉了她一把，救了她一命。

只可惜，琳並非每次都這麼僥倖。

天色終於轉暗，琳的氣息變得順暢，她終於可以離開大樹的陰影出來走動。

說起來，這還是琳第一次走在夜晚的校園。之前總是聽人說，就算學校很安全，一個女生也不應該在黑暗裡行走。琳曾是多麼小心謹慎的人啊，總是乖乖聽話，從來不敢冒險。但現在琳沒了身體，沒有奶也沒有陰道，更沒有在這裡如食物鏈底層的黃皮膚，透明的琳因而感到無比的安全，走在路上也不自覺抬頭挺胸。

夜晚的風吹來濃烈的花香，琳被這香味牽引，走到了門口開著叢叢紫花的一棟小

屋。小屋的窗戶透出了溫暖的黃光，裡頭有一對年輕的男女正在吃晚餐。餐廳旁四週的牆面都是書籍，連餐桌上也散亂著筆電和紙張。琳猜他們大約也是這間學校裡的研究生，晚餐後他們會一起站在流理臺邊洗碗，然後把大燈關上，開一盞小燈，點一枚蠟燭，趕進度的時候就各自讀起自己的書，閒來無事的話就坐在沙發上擁抱。

那就是最好的生活了，琳感到無比羨慕。

但羨慕他們的不只是琳，琳在這圍牆邊，看到了另外幾個與她一樣半透明的形體。他們蹲坐在花下，像吸食毒品一樣貪婪地吸著香氣；有的雙手像搨扇子一樣把花香撈進鼻孔裡。這些外國鬼和琳示意，要琳也學學他們，大力吸幾口香氣。

直到這個時候，琳才覺得飢腸轆轆。

但只要每吸進一口香氣，琳就像吃了一碗她朝思暮想的滷肉飯，肚子瞬間鼓脹了起來，滿足感油然而生。沒想到在這裡，當人的時候無法滿足的事，當鬼卻輕鬆搞定。

琳走到一個無人的十字路口，眼前兩條筆直的大道交錯，路邊的大樹旁有幾隻浣熊窸窣窸窣在草地裡覓食。琳看著眼前的紅綠燈，輪流閃爍。但琳的腿卻生了根，緊緊地抓住地面，一步也無法動彈。

就是這裡，沒錯，就是這裡。

琳想起了三天前那個炎熱的早上，天空一片蔚藍，沒有半點雲影。她焦急地站在這個路口，左右張望。琳收到學校的信件，請她必須去國稅局辦個稅務帳號，但她英文能力還不夠，不能在電話裡搞清楚流程，於是她想親自到該單位詢問。校園很大，有密密麻麻的馬路，有商家有大樓，她在學校裡迷了路。她像鬼打牆一樣，不停在幾棟大樓前徘徊，怎麼樣都找不到正確的地址。這路上也沒有半個行人，只有頂上炙熱的陽光，燒得她後腦發脹，耳後的血管不安跳躍著。

這時琳看見一台銀灰色小轎車，就停在她旁邊的斑馬線前，等著綠燈亮。

琳上前敲敲車窗，裡頭的男子拉下了車窗，疑惑地看著琳。

「你能幫我嗎？」琳鼓起勇氣用英文說，「我正在找這個地方。」

琳把抄著地址的小紙條，交給了男子。

男子用手機輸入了地址，看來他願意幫忙，琳鬆了一口氣。這個年紀不到三十歲的男子，有著一頭十分整齊的短髮，全身皮膚浮著一層健康油亮的光澤，眼睛大如駱駝，炯炯有神。琳注意到他粗壯的手臂，看來平時有健身的習慣，是琳印象中典型的加州男人。但真的引起琳注意的，還是男子蓄的一叢小鬍子，與室友的胖爸爸一樣。

「啊，我想妳完全搞錯了方向。妳要去的地方，根本就不在這一區。」男子放下手機，露出遺憾的表情。

「真的嗎？那要怎麼去呢？」琳覺得自己真蠢，明明出門前已經查了地圖好幾次。

男子看了看錶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好吧，我現在還有點時間，我載妳去好了。」琳猶豫了一下，不知道該不該上車。

男子見狀說：「妳是新生嗎？我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，但我已經在這裡好幾年

了。」

「好吧，謝謝你。」琳上了車，果決地關上了車門。

在車子裡的琳先是鬆了一口氣，但車內的冷氣太強，琳感覺剛剛流出的汗水都快在她的背脊結冰了。接著，琳看見窗外一棟棟如貝殼如海浪般的建築，正慢慢往後消退，彷彿這個世界都像黃昏退潮的海水，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拉到了視野以外。

「我們好像離開了學校。你沒開錯吧？」琳問。

「妳說呢？」男子說。

龍貓大樹下，眾人手上拿著蠟燭，對著琳的照片默哀。警方已經拘留了同樣也在這間學校唸書的嫌犯，但是目前為止，琳還是不知去向。

琳不見了，但大家心裡都有底，琳大概不會再出現了。

才正式上課一週而已，琳認識的人少的可憐。來參加典禮的盡是因為工作職務而不得不來參與的人，像是經手案件的警察，琳根本還沒見過的系主任、系上的各個教授，也有幾個上過一堂課，琳還算有印象的同學，比如賈斯汀。

但人群的中間，有一個發光發亮的身影，琳在遙遠的山坡上凝望，一下子就認出了這熟悉的背影。琳曾想過多年以後，當她從這個學校畢業的時，他會從台灣飛來，全身盛裝出席她的畢業典禮，把它當成他個人的粉絲見面會。琳也曾預想過，哪天她終於遇到了可以相守一生的人，他也會一把鼻涕一把淚，牽著她的手，一步步帶著她走向教堂深處的光。

琳的一生都十分幸運。十一歲的時候，在長頸鹿英文補習班的聖誕晚會裡，抽到了最大獎 Sony 隨身聽一台。她考 GRE 和托福的時候，都剛好考到學校錄取的最低標準，少一分，她的申請資料就被電腦自動刪掉。現在，她多希望她能夠再僥倖一點點，像是那個無雲悶熱的早上，當她走到了那個路口時，那台車卻停在遙遠的對面車道。紅燈停，綠燈亮，兩人就像北極熊與南極企鵝，各自走向永不相遇的路。

琳往人群裡走去，站在阿波的旁邊。他哭得雙眼浮腫，雙唇顫抖，動不動還發出喘不過氣時擠出的海豚音。琳就知道，他又成為了眾人眼光的焦點。

「別哭了。」琳跟阿波說。

「快，往右邊看，那個正盯著你看的，就是賈斯汀。」